

单位

- ◎官道
- ◎单位
- ◎官场异类
- ◎招聘
- ◎卖官
- ◎有儿为官

官场异类

官道

卖官

招聘

● 田东照 等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● 田东照 等著

单位 \ 官场异类 \ 有儿为官
卖官 \ 招聘 \ 官道



单位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单 位

金再胜 选编

田东照 等著

责任编辑：汤亚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3.25

字数：332,000 印数：1-6,000

ISBN7-5404-2829-5

I·1957 定价：21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阿 宁	单 位	1
石钟山	官 道	17
王梓夫	死 谜	69
田东照	卖 官	132
何继青	寻找舞伴	187
刘继安	官场异类	232
宋 元	杨伊准备生活	302
张锐强	招 聘	344
邓宏顺	有儿为官	378



单 位

◎ 阿 宁

一 题 解

很久以前，我看过某名家写的一篇《单位》，觉得很不错，但心里又稍嫌不过瘾。单位有各种各样的，就像人有各种各样的。名家写得太一律了。

比如有率先致富的，单位也有暴发型的。整个城市要数哪个单位楼最高，门口豪华轿车最多，十几年前却往往是个挺一般的单位。这种单位一转眼发了起来，是单位里的率先致富者。

人有下岗待业的，单位也有不景气的。锅炉不冒烟，门虽设而常关。上班的除了领导就是会计，问其他人为何不来。说：我们单位不景气。

人有风骚的，单位也一样。临街窗户里乐声四溢，领导醺醺然，群众陶陶然，偶尔还有人站在门口骂街，声称要抹脖子上吊。

人有老实巴交的，单位也有沉稳宁静的。这样的单位不显山不露水，却往往关系到要害，一出问题，全市工作都跟着出问



题，从外表上你却看不出它多么重要，从里面出来的人也并不趾高气扬。

同一单位也在不断变化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。以今天的单位来看昨天的单位，就像不是一个单位。也许这样的文章应该多写些，把形形色色的单位都写出来，使之成为一个“单位”系列，将来出一本书，书名就叫“单位”。

二 单 位

凡是城市出生的人，成人后都得有个单位。中学没毕业家长就发愁了，早熟的孩子自己也发愁，不知道什么单位接纳自己。我是农村人，愁事本来不属于我，一不小心从农村考上大学，也有了愁的权利。

我的单位不属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型。从位置上看，它处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地段，前后左右都是主要街道，但却藏在这些街道中间最偏僻的一个角落。它的特点是：乍一看中心，其实却很边缘；名分上重要，其实却可有可无。

它前边有梦特娇夜总会，楼下歌舞餐饮，楼上桑拿洗浴，每逢十天半月就有新鲜故事传过来，供我们喝茶时闲聊。它后边是个权力单位，半年前检察机关刚刚在这里挖出个串案，从厅级到副处级一共抓了七个，群众拍手称快。它左边是利华食品厂，以生产月饼糕点为主，一年只中秋节前后效益还行，其余时间处在半停产状态，工人只能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，而这些工资还是靠贷款开的。它右边是证券交易所，股市起起落落，大户们从大户室里出来大都志得意满，真正体会着运筹于帷幄之间、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快感。我们单位处在这样一个位置，每天自然感慨万千。在这城市，我们单位是那么不起眼，那么卑微，就像大山皱



叠里藏着一座小寺，每天敲着自己的晨钟暮鼓。

不要小看我们单位，古代时这里是权力中心。这个大院，曾是清代一有名大官僚的私宅。我们大门口有个小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因为有这小牌子，才使各种各样的扩建、拆迁远离了我们，保证了我们的闹中取静。我们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，听着前面梦特娇夜总会传来的乐声，遥想当年清代大官妻妾如云的生活，常常忘了自己的处境。我们好像都很满足，从来没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状态，也没有想过外面世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。

有一天，一个电视剧摄制组来到我们院，那是个有名的清宫戏，播出影响很大。他们把几集重要的戏放在我们单位拍摄，为此我们把办公室腾出来，供演员们在里面卿卿我我，哭哭啼啼。我记得有场戏是皇帝到某个生病的官员家探望，却一眼看中了官员的小妾。当着官员的面，两个人眉目传情，探完病人本来应该走，他却要跟病人下棋，可怜那个官员只得支撑着病体，装出十分荣幸的样子和皇帝下。他被一步棋难住时，皇帝说要解手，官员装出沉浸在棋里的样子，让小妾带着皇帝寻找茅厕。结果他们在回廊上就拥抱亲吻起来。

那时我们在旁边看拍戏，看着皇帝和小妾真刀真枪亲吻，个个眼里冒火。导演显然是个对艺术十分认真的人，他让两个演员把这一过程拍了十一遍，主要是因为皇帝不过关。他在镜头面前十分拘谨，脸上表情僵硬，不像在偷情，倒像在受罚。我们听见导演大声地训斥，说他是木头，说后悔让他演这个戏。皇帝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，拍到第十遍时，我们都不再羡慕皇帝，只是可怜他。

在十几天里那个皇帝只拍了这一场戏，其余时间都在打杂，丫环、小姐，谁都可以支使他，这使我们和他接近起来。我们问他每月挣多少钱。皇帝说了个数目我们都惊叹，觉得他被人家支



来支去也很值得。

后来又问他别的演员挣多少。那在我们听来就是天文数字了。我们想着自己每月那微薄的工资，突然有了不满足。剧组走后，我们长时间都处在一片空落中，喧闹过后寂静的院子格外空荡，树叶的飘零透出格外的凄伤。我们觉得跟外面的世界隔的很远，觉得被世界遗弃了。

三个月后，单位里一个同事停薪留职，到外面做起了生意。那是第一个离开单位的人。

三 年 初

年初外面传来消息，说单位要裁人。这类消息这些年传得很多，让人心慌一阵就没了下文。现在再传连心慌也没有了。过了些日子又传来消息，说我们单位要跟另外两个单位合并，裁人的消息看来确实，我们这才生出百样滋味。

最先把消息带到单位来的是小刘。他说某个城市已经这么做了。老黄问：合并后多出来的人怎么办？小刘说：裁呗。你没看街上那么多下岗的，兴工人下岗，就不能让干部下岗？

老黄不言声了。他可能想象着被裁下去后在街上摆小摊卖炸糕的情景，据他说他祖上曾在这里卖过炸糕。可惜到了他这一辈，手艺已经失传。他父亲曾极力要把这手艺教给他，被他没有远见地拒绝了。

沉默良久，老黄突然一拍大腿叹了口气：唉，什么都叫我赶上了。

年轻些的不懂他的意思，和他一般岁数的都有同感。他们历数着经历过的事，大跃进，六二年挨饿，文化大革命，孩子上山下乡，计划生育，他们说：做梦也没想到，还有单位不要的一



天呵。

在我印象中，老黄是单位里最超脱的一个。年轻时他曾是个诗人，据他说，大跃进那首有名的描写农民坐在高高的麦垛上的民歌：扯块云彩擦擦汗，对着太阳点袋烟，就是他的杰作。后来发表成了农民创作，他的名字没有了。他后来不再写诗，转而研究老子，研究易经。

我们单位分前后两个院子。老黄的办公室在后院。他上班把我们后院的空地都翻了，种上花草和蔬菜。一到夏秋时节，单位里的人都到后院摘菜吃。他说我们是蒋介石，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。开始先来的人摘得菜多，晚来的人摘得少，摘得少的有意见，说某些人不干工作光盯着摘菜。老黄就用报纸叠成大纸袋，把摘下的豆角、丝瓜装满，每人一份，不多不少，彼此再也没有意见了。大家感到老黄做事公平，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一分。

年底评选先进时，老黄得票最多，但他坚决不当。大家看得出来他没有任何目的地给大家种菜，对他的敬爱更深了。

老黄每天一上班就伺弄花草和蔬菜，干到十点钟，坐在院里喝茶。他说早茶、晚酒、中午烟，一辈子赛过活神仙。中央领导苦恼不苦恼？苦恼。一场大洪水，损失上千亿，晚上睡不着觉呵。李雅民（我们市委书记）苦恼不苦恼？苦恼。单位里就一个人拥护他，别人谁也不愿搭理，他心里能好受吗？科学家苦恼不苦恼？苦恼。研究没经费，研究出来的成果推广不开，能高兴吗？歌唱家苦恼不苦恼？苦恼。小报记者老追着她们造谣，风流韵事满天飞，能心静吗？他的结论是只有他没苦恼。种种菜，弄弄花，抽抽烟。喝喝茶，一天时间打发了。

现在他也有苦恼了。人家说精简的原则是裁两头，留中间。他正好在被裁的范围里。不过他只苦恼了两天，就平静了。他的哲学是赶上什么算什么，随着大流走，吃喝肯定有。

我们院墙角上有块石碑，他搬到老槐树下，用石头垫起来成



了小石几，上面放一个暖水瓶，一张报纸，一副老花镜，还有一个用过去的罐头瓶子改成的茶杯，外面套着用尼龙丝编的套子。这就是老黄的四大件儿。每天干完农活，就一边喝茶，一边看报。

老黄看报，有他独特的看法。单位里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国名，我们领导比较霸道，称他为美国，二把手比较软，就是俄罗斯。其余各人有各人的国际代号。比如美国准备空袭伊拉克，他不说伊拉克，而是说小刘：小刘你要注意了，美国要跟你找事。

过了几天，联合国调解成功了。他说：小刘，你放心吧，上级主管部门已经制止了克林顿。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说不定明天又要找你的事。

小刘说：我凭自己的业务吃饭，怕谁啊。

小刘是单位的业务尖子，每年要发表好几篇论文，就是有点儿神经质，领导都不喜欢他。这一任领导不喜欢，上一任也不喜欢。领导说：你业务好有什么了不起。小刘说：你领导有什么了不起。实际是都觉得自己了不起。

他们各有各的道理。小刘认为，一个单位没干业务的人不行。领导可以换来换去，干业务的人不能换。他是铁打的营盘，领导是流水的兵。他说：我的眼皮底下已经免了好几个领导了，没人免我。为什么？公爵很多，贝多芬只有一个。

领导认为，这世上什么最厉害，权力最厉害。我有权，我就说了算。不老实我就收拾你。收拾不了你，也可以晒着你。所以小刘虽然发了好些论文，单位里大大小小评选都没有小刘的份儿。先进工作者，劳动模范，优秀专家，拔尖人才，计生先进，灭鼠英雄等等美称，小刘都评不上。

老黄把小刘的代码定为伊拉克，有些不公。伊拉克在国际上孤立，小刘在单位里却人缘不错。老黄所以这样比，是因为单位领导在某些方面跟美国总统差不多，这话还得以后再说。现在先



说老黄起了头，人们就从办公室走出来集中到老黄身边，也就是说，每天的聊天开始了。聊天在我们单位是必不可少的活动，它可以发泄怨忿，增进感情。比如小刘，以前因为不常参加这种活动，单位的人跟他像隔着一层。后来他跟领导搞得关系紧张起来后，发现跟同事聊天很重要。聊就是沟通，聊就是尊重。每天宁可少看点儿书，少写点儿文章，也要抽出时间跟大伙儿聊几句。这一聊，人们跟他的感情深多了。

可惜的是，他聊天还不太彻底。聊一会儿还惦记着自己的事，不等别人散他就先走开了。不过人们知道他是个业务迷，也就原谅了他。

老黄跟小刘关系不错。他看见小刘，常常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他说：我像你这个年纪，一天能写五首诗，慢慢就变了。世上的事，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。强就是弱，弱就是强。

小刘不反驳，耐心地听。一是老黄在单位里虽然天天种菜，却是个重要角色，他对人的态度能影响一大片。他说哪个人香，不见得能香，可他要说哪个人臭，肯定臭。他只要流露出那么一点儿，人们的态度就变了。

二是老黄这样说，也是对小刘的一种认可，别管他怎么说强就是弱，弱就是强，还是怀念强的时候多。再说小刘以自己的经历，也觉得老黄的话不见得错。他的业务很强，天天却要看老黄的眼色行事，这不就是弱吗？

四 领 导

这一节是说领导的，说领导就不能不先说李小来，因为我们单位能左右领导的只有她。她长得并不出众，却是屡战屡胜的女人。我们换了几任领导个个和她关系不错。小刘自称是铁打的营



盘，领导是流水的兵。人们不以为然，一齐反驳小刘：要说铁打的营盘，李小来才算得上。

李小来其实已经四十多岁了，近年来加强化妆，年龄有往小发展的趋势。她本来是个扫帚眉，用镊子修成了柳叶眉，眉梢挑起，眼睛显得灵活了，充满了水光。嘴唇上涂着鲜红的唇膏，据说的不掉色的那种，不会把唇印儿留在别人脸上。有人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，跟现在简直不是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她不化妆的样子简直太一般了。

公平地说，李小来并不是个作风不好的女人。她在家很顾家，家务活大包大揽，不让男人操一点儿心。只是她男人太平庸，从政受不得气，做生意吃不得苦，在家里满口雄心壮志，出门一事无成。小来摊上这么个丈夫自己不得不要强。她要强的表现就是尊敬领导，围着领导转。我们这种单位，没几个肯围着领导转的。有了小来，领导觉得很珍贵，有了苦处愿意跟小来说，有了牢骚愿意跟小来发。小来也愿意排解领导的苦恼，给领导出主意。时间一长，单位好些事情竟然都出自李小来的主意。

有时我们在院里分析克林顿犯错误，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对权力缺乏尊重，好容易有个莱温斯基愿意让他帮着找工作，使他有被尊重的感觉，所以产生了好感，才有了“不适当”的关系。李小来和领导的事和这有共同之处。

李小来虽然跟几任领导关系不错，并没有过分之处。真正有事情，还是跟现在的领导。我们现在的领导，是从上级部门调来的。他在原来的部门很臭，上级领导腻歪他，可是调到下面就不能不给他个职务，不然他不肯出来。这一来，他调到我们的单位反而官升一级。

领导当然知道他是怎么从大机关出来的，所以他一来我们单位就有点儿恶狠狠的。他看谁都不顺眼，什么都不顺心。他越这样我们单位的人就越不买账。有他在院里，人们就散开。有他在



厕所，就宁可憋着也不小便。

开始单位里还有两三个人跟他跑，后来只剩下小来一个。小来的威信往往跟领导的威信联在一起，领导威信高，大家对她往领导跟前跑的反感就小点儿。领导没威信，大家就越发反感她。

这两人都被别人反感，往一起凑的力量就大了。于是有了“不恰当关系。这么一分析，人们见了李小来，就不再叫她老李或者小李，而是叫她小来。背后叫她莱温斯基。

听到我们单位要取消，小刘非常高兴。他认为领导所以能和小来发生这样的事，就是因为这个单位可有可无，人浮于事。一精简机构，一裁人，小来和领导就再也不能在一起了。

老黄认为他的想法过于乐观，说：指望把所有问题都靠机构改革来解决，是不可能的。改也罢，精简也罢，由谁来主持呢，领导。领导不可能把小来改下去，可能改下去的反而是你小刘。

小刘仔细一想，低了头。这时领导一开会就讲什么要有危机意识，将来不合格的要精简，要自己找出路。看领导那个趾高气扬的样子。小刘对改革呀、裁人呀的就不感兴趣。有时看到周围的人一谈精简都很恐慌，他也跟着恐慌起来。

我们领导一开始对精简机构是兴奋的。他觉得精简是个机会，可以把单位理出个头绪来。该上的上，该下的下。他这个想法和小来不谋而合，小来还想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职务提一提。她现是科级，如果能提到副处就好了。她跟领导多次探讨过这个问题，领导给她许了愿。

后来领导的态度变了。领导就是领导，上面熟人多，消息来得快。据他得来的情报，我们单位可能要和另外两个单位合并，到时候三个一把手中只能选一个。这三个人中，我们领导年龄最大，人缘最不好，单位搞得最乱，无论从哪方面都选不到他身上。他当不了一把手，小来提拔的事也就泡了汤。他觉得对不起小来。



有一天，松下从厕所里出来，正好看见小来从领导的办公室出来，低着头，一边走一边抹眼泪。领导打开门喊了她两声，她没答应。这时领导看见松下，就不再喊，关上门回了办公室。

这消息待松下回办公室一说，下午就传遍了全单位。老黄上班后一般先干农活，四点钟开始在石几上喝茶。这回老黄还没端起茶杯，人们就仿佛集合似的聚了过来。这意味着单位里出了大事。

什么大事？

小来哭了！是从领导屋里哭着出来的。为什么哭？一是领导拒绝提拔她，目的没达到，二是丈夫发现了她的事，家里起了战火。听人说，她丈夫虽然无能却特别蛮横，动不动跟她提刀子打架。那么领导有没有可能娶了小来呢。大家认为这也是小来哭的原因。女人和人私通最后都要求嫁给人家，估计小来也不例外。我们领导在外面不得人心，在家里却表现不错。他让单位给他买了两个手机，一个自己使，一个他老婆拿着，费用都是单位出。他孩子用的随身听、语言复读机，都是我们单位花的钱。单位原来有台电脑，他又让财务买了两台，把原来的那台给他孩子搬了回去。后来他孩子说不好使，他又把旧的搬回单位，新的搬回了家。这么热爱老婆孩子的人，会为李小来离婚吗？

有人说，克林顿如果跟莱温斯基结婚，共和党就没有了攻击他的理由。克林顿为了保总统的位子都不离婚，我们领导会离婚吗？

老黄喝着茶，一直不言声。这时他突然说了一句，克林顿是不是要调走呵？

他一说人们恍然大悟：对，有可能，他先把消息透给莱温斯基，李小来才哭了。那么克林顿往哪儿调？老黄说：哪儿反对他，就往哪儿调。大伙儿说：那就只好调到众议院了。

这话也不是空穴来风。我们附近一个机关，检察院检查他们



的腐败案件时，那个单位的头儿就调到了检察院。不过还没等他上班，人家就把他收审了。要是按这个逻辑，克林顿应该调到众议院，我们领导应该调回上级机关。因为上级机关新调来的领导，在会上批评过他好多次。

五 松 下

松下也是我们单位一个怪人。真名叫冯夏松。松都是冬天最美。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，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。他偏偏叫夏松，名字别扭。他喜欢看中外企业家传记。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松下幸之助的传记看。领导批评说：你是搞什么业务的？看松下，松下对你业务有什么好处？你再怎么看，也成不了松下。

领导这么说，群众反其道而行之，故意叫他松下，也算对他发财梦的支持。松下是我们单位最早停薪留职的人，拍电视剧的演员们一走，他就开始跑生意，年底就离开了单位。只是别人停薪留职都一去不回，他绕了个大弯子又回到了单位。看来是做生意碰了壁。不过他却不承认。他说：我前一段太累，回来休整一段。仗得一仗一仗地打，饭得一口一口地吃。下一步再出去，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

回到单位后他心并不在工作上，钻研的都是企业家的成功之道。他一钻研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。就是有几个企业家，也都是官僚资本。企业家背后不是有当市长的爹，就是有当工商局长老丈人。那能叫企业家吗？所以他看企业家传记的结果是，再也不当企业家了。后来他又研究股票。认为股票是个可以考虑的投资方式。

年初以来，松下办公桌上不再摆企业家的传记，改成了股票



方面的书。单位有人对他说：看不见股市天天跌吗？还搞什么股票。他说：就是因为跌，才有研究的价值。单位里有几个搞股票赔了钱的，劝他死了这条心。他说：你们不了解，往往股市大跌，才是入市的好时机。中国的股市其实机会很多，赔钱是因为缺乏成熟的股民。

别人问：什么叫成熟的股民。

他说：首先，中国股民只会做多头，不会做空头。只懂看涨不懂看落。只会进仓不会出货。世上哪有只涨不落的股市，涨就是落，落就是涨。

别人说：你这理论和老黄差不多，我们早听过。

松下撇撇嘴说：他那叫什么理论，狗屁。他对别人拿他和老黄归到一类，感到很委屈。实际上人们不过是拿他开开玩笑。

松下在人们的嘲笑声中，把做生意挣下的五万块钱一次投到了股市。他购买的股票大都是 ST 板块。他认为，越是问题股，才越有大幅攀升的机会。这样的股票价位低，一旦通过资产重组实现了扭亏为赢，获得的利益将是几十倍。可惜的是，他买的那几只 ST 股都没实现扭亏。他被牢牢套住了。

这对他的心态有些影响，使他看人看事灰心。他看见别人把小来哭鼻子的事渲染成这样，觉得这些人纯粹是闲的。当时他看见小来哭了，不过跟同屋的老梅随便说了一句，想不到被老梅嚷成了单位一大新闻。女人哭鼻子算什么，那还不是正常现象。跟领导哭和跟群众哭都差不多，再说就是真嫁给领导，又能碍着谁？现在世上最大的事就是股指能不能上扬，往下他就亏血本，往上他才能解套。他有几万元的血汗悬在那里，没功夫跟单位的闲人们闲扯。

他说：你们有劲吗？一个女人哭鼻子的事也唠叨半天。不就是看人家往领导怀里靠了靠吗？外面女人多了，有本事自己弄一个，比莱温斯基强的有的是。说完一扭身走了。



他这种态度跟别人格格不入，小刘说：瞧他这份德性，拿着公家的工资琢磨自己的生财之道，还好像别人欠着他似的。人们说：他赔了钱，尚可原谅，生意场上的傻冒都是这样。

松下这人，做生意虽然没挣钱，做人还很灵醒。表面上大大咧咧，实际上比小刘精。他所以敢这样顶撞大家是因为赔了钱。他停薪留职前自己偷着做生意，整天夹着尾巴，赔了钱才敢把松下幸之助的传记摆到桌上。做股票挣了钱时他在单位很谨慎，生怕说错一句话得罪人。一赔钱，他就什么也不在乎了。我是穷人我怕谁？对倒霉者单位的人一向是原谅的。另外他跟老黄关系不错，别人真对他有反感，老黄也能帮他摆平。

他跟老黄关系好，是因为常在一块儿喝酒。老黄有个特点，天天晚上喝二两，只要能跟他坐在一块喝酒，就是他的朋友，哪怕花他的酒钱也行。松下做生意时，隔半月二十天找老黄喝次酒，单位里的事就全知道了。他相信，只要不冒犯老黄，就等于不冒犯众人。

老黄看他今天跟众人炮轰子，知道他晚上准来，早把酒菜准备好了。松下带了两瓶当地产的祁州大曲，一边喝一边跟老黄聊，这比在大院里聊就更进了一步。

老黄认为，小来哭鼻子不是大事，但反映的是单位人的心态，人人都盼着领导出点儿事。这就叫人心思变。

松下点头称是，他说：变化是早晚的事。今天不变，明天也得变。我为什么做生意，就是觉得一个单位总这么下去不行。几十个人天天没事干，一年花国家近百万财政拨款，这样的单位早晚得撤消。早出去的早得利，晚出去的准吃亏。国家不会白白让咱们这么花钱。

老黄说：你以为别人不知道这些？人家不做生意是有人家的想法。你年轻能在外面折腾，我们干了半辈子青春年华都付出了，再出去觉得不上算，就这么泡了，反正国家得给个出路。你